

閒話桂系人物(五)

李 潔

——黃紹竑的早年

黃李兩軍會師南寧

玉林與梧州兩方因以往出兵梧州問題，彼此難免存有芥蒂，後來經雙方派人疏通，始有解決陸雲高、陳天太兩役之合作，不但前嫌盡釋，而且充分顯示患難與共的精神，雙方漸趨一致。

民國十年，粵軍入桂，因紀律太差，遭桂人反對，和民國九年桂軍入粵，遭粵人反對，如出一轍。因此凡接近廣東方面者，無一不受桂人及自治軍之盲目攻擊，劉震寰的不能在桂立足，馬曉軍及黃紹竑等亦幾為衆矢之的，都是這個緣故。

玉林方面對於自治軍，尚無若何的惡感，若用粵方名義，則必增加他們的反對。雙方為求工作進行之順利，名義雖異，而相約互為表裏。對廣東由梧州方面，對自治軍則由玉方敷衍。在實力未充，時機未到的時候，用這種手段分途並進，既可減少反對之目標，事後仍可收統一之效果。故玉林方面自稱為「定桂軍」，以示與梧州方面之受命討賊者有別。李宗仁自為定桂軍總指揮，並以黃旭初為參謀長，黃子敬為秘書長，李石

愚、何武分任支隊司令。兩軍既名義各異，所用旗幟亦不同。

梧州方面的討賊軍用白邊紅心的方形旗幟，中書白地「黃」字。玉林方面的定桂軍用黑邊紅心的方形旗幟，中書一黑地「李」字。這是沿用舊軍的封建習慣，各以主管的姓字代表其所率領之隊伍。

兩軍各有其防地，定桂軍為玉林、北流、陸川、博白、興業、貴縣、桂平等七縣，討賊軍則為蒼梧、籐縣、容縣、岑溪、平南、信都等六縣。兩軍在自己防地內，不論軍事上、政治上，凡用人行政各有其系統，各有其作風，而不相統屬；但彼此在此階段中，對於共同之主張和共同目標，皆本其團結精神，此實為以後統一之基礎。

黃紹竑當時估計自己的實力，與陸榮廷、沈鴻英兩大舊勢力相差甚遠。李、黃對整個戰略原則之決定，為先陸後沈，各個擊破。第一個階段為聯陸制沈，第二階段為聯沈滅陸，第三個階段為滅沈。所以當出兵梧州襲擊沈軍時，陸榮廷方面並不作任何攻擊，且由玉林方面，對他們竭力敷衍，陸榮廷當時亦引以為快。

民國十三年春，陸榮廷受北洋政府任命為廣西善後督辦，由湖南回駐桂林。沈鴻英自民國九年以後，早欲脫離陸榮廷，而自樹一幟。這次陸榮廷重行回桂，有久駐桂林之意，沈軍防地被佔，遂發生利害上之衝突。沈鴻英乃率兵圍攻桂林，彼此以城為戰，幾近半載，桂林人民飽受荼毒。而在李、黃方面則認為是各個擊破他們的大好機會。陸榮廷若得勢，他在省內之號召力比沈鴻英要大得多。如前所述，李、黃在政治上，必須制止陸榮廷之復起；而在戰略上，則須聯沈以敗陸。沈對黃雖恨之入骨，今既目標相同，自然極表歡迎。故黃之聯沈敗陸計劃，自有其最後之目的，而在表面上却做得頗為自然，使人看不出黃之用意所在；因此有些人對黃之與沈鴻英合作，頗有非議。

黃紹竑在政治的立場上，對陸榮廷並不採文字謾罵的攻擊，而是對其新受北洋任命，自毀其辛亥首義及反對帝制的歷史，深表惋惜；勸其勿再作馮婦，應見機勇退。陸榮廷能否感動接受，固不可知，在李、黃而言，則是不願落入捏造對方罪狀，抹殺事實的檄文陳套，而予其餘衆以反

感。他們在軍事上之計劃，是先佔領南寧，把握全省政治中心，使陸不能再藉此以為號召。蓋陸在桂一般人民對他並無十分惡感。如果他到南寧，號召力自必更大，故須趁其與沈軍在桂林相持不下之時，先發制人，將南寧佔領，使其陷於進退維谷境地，然後方易將舊勢力分別掃除。故當時的「討陸宣言」僅是輕描淡寫的幾句話：

各縣知事轉地方團體父老公鑒：我桂受兵禍十三年於茲矣！往昔客軍入境，幾同竭澤而漁，因之羣盜滿山，直爾安巢無鳥！補瘡孰從剝肉，同室忍再操戈？乃者，百色重鎮，大劫揚灰，八桂舊都，無端流血。摘瓜豈將抱蔓，折枝寧不傷心？某某早鑿覆車，力圖保境。覺迷途其未遠，冀省治之重光。何其人面不同，魯難未已！僑將被壓，號慮先亡，民其何辜，咎將誰屬？用是會師嵩亮，謀庇本根。杜彼政參，歸諸民治。所願邦人厭亂，多福原在自求；須知天道禍淫，惡力終歸自殺。即時大覺，還我太平。謹掬苦衷，敬祈亮督！總指揮黃梗印。

自陸榮廷在桂林與沈鴻英發生衝突，相持不下，陸乃向北洋政府請援，北洋政府派湘軍一旅入桂。旅長是桂人葉琪，是黃紹竑同學，他也不願捲入陸、沈旋渦，師次全州，即不復前進。陸部乃不得不向柳州方面集中，欲與沈爭一日之短長，而不虞李、黃襲其後。當時，他們的軍隊，如譚浩明、韓彰鳳駐柳州、慶遠，陸福祥駐遷江、賓陽，林俊廷、蒙仁潛駐南寧，劉日福駐百色，譚浩澄、譚浩清駐龍州，總數不下三萬人。但分駐各處，每處皆係數千人。而當時李、黃討賊

、定桂兩軍，合計可用的兵力，不過八千餘人，故必須集中使用，先將南寧方面擊破，然後再分向柳州、桂林進擊。

戰略既定，乃於民國十三年五月間，將兩軍主力，在貴縣附近集中，隨分為左右兩路：左路軍由李宗仁指揮討賊軍伍展空、夏煦蒼、蔡振雲所部，定桂軍李石愚所部，沿江而上，直攻南寧。右路軍由白崇禧指揮定桂軍何武、鍾祖培所部，討賊軍俞作柏所部等，攻擊賓陽遷江之敵，佔領賓陽、遷江、上林之後，乃轉向武鳴、南寧，與右路軍會師。黃則指揮其餘各部，作為策應，兼顧後方，仍駐梧州。左路軍於六月四日佔領南寧，擊斃蒙仁潛。林俊廷率殘部逃往那馬、都安，省長張其鎰亦棄職潛逃。南寧自民國十一年五月間為自治軍盤據後，已整整兩年，至此乃收復。

右路軍方面戰事，雖較激烈，但進展亦極順利。攻佔遷江、賓陽、上林各縣後，陸福祥率其殘部與由南寧北潰之林、蒙殘部，退據武鳴以北之都安縣一帶，與柳州、慶遠方面之譚浩明、韓彰鳳仍連成一起，與黃對峙。

黃軍會師南寧，能如此迅速順利，一則由於自治軍之散漫頹喪，各自為謀。陸、譚雖回桂號召領導，仍不能團結振奮。二則由於陸、沈相持，彼所注意者，為當面之沈軍，對李、黃並不十分重視，不料黃異軍突起，竟覆其根本，使其進退失據。三則由於李、黃用兵秘密而神速，集結而銳利，使其戰前不知預防，戰時不能援應。這是李、黃與陸、譚正面衝突的開始，而即獲此重大之勝利，對往後桂局關係的鉅大，自不待言。

統一指揮分兵出擊

當定桂、討賊兩軍會師南寧之後，許多複雜問題，亦即隨而發生。第一：關於政治的，南寧是廣西省政治中心，對於政治應如何處理，不僅有關整個對外的號召力量，亦為李、黃內部極容易引起磨擦糾紛的原因。而事實上，李、黃內部因財政和稅收機關問題，各級幹部已發生權利衝突，幾置當面之敵人於不顧，而劍拔弩張的拚命爭奪。這是李、黃到南寧後，急待解決的事件。

第二，關於軍事的，以前一時的局部的合作辦法，已難應付此後複雜而擴大之局面，故必須有統一的指揮機構，才能集中意志集中力量，進行全省的統一工作，而且兩軍幹部以前的芥蒂，亦須由指揮機構之統一，方可達到徹底泯除之目的。

李宗仁身當其衝，非常焦急，乃電黃紹竑前去商量，黃趕到南寧，一切問題都尚無頭緒，而敵軍正對峙着，情形頗為嚴重。於是先商討軍事統一指揮問題，決定組織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部，由李宗仁與黃紹竑召集兩軍重要將領會餐，席間黃起立說明必須組織聯軍總指揮部之理由，並推戴李宗仁為總指揮，黃自願為副指揮。並說：「我原是李宗仁部下，因為出兵梧州，權宜自樹一幟，今既會師南寧，正宜乘機回復舊時組織，以期統一指揮，進一步而統一廣西。要是彼此不能相下，必至自相火拚，而與舊軍閥無異。我們今日幸乘陸、沈相持，佔領南寧，獲得勝利。陸、沈前軍之撤，是不可再蹈的。故我們無論在任何狀況之下，亦祇得服從李總指揮，方為合情合理。」

我的部下，如有不服從李總指揮者，即等於不服從我一樣，必為團體所共棄。」黃紹竑即席灑酒為誓，表示誠意。大家見黃如此，自然一致感動，毫無異議。繼由李宗仁起立致詞，勉以精神團結，共成統一廣西之大業。次日即於當年的督軍府內，成立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部，並任白崇禧為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，黃旭初為副參謀長，胡宗鐸為總參議，俞作柏、夏煦蒼、伍展空、蔡振雲、李石愚、何武、鍾祖培等為縱隊司令，而繼續進兵，展開以後的各戰役。這件事完全由於情感作用，是統一廣西的一個最重要關鍵。

在這一階段內是軍事時期，一切政治建設，尙談不到，第一是大家對政治無經驗無興趣。第二、彼此都要親自指揮部隊，那有工夫分身去管理政務？倒不如在省內物色較有名望之文人擔任省長，以避免軍人干政之指摘。那時廣西尙有一個省參議會存在，議長張一氣，聲望尙高，於是由省參議會推選他擔任廣西省長，免行政上的責任。實則廣西省長，在陸、譚時代已無一不在軍人支配之下。此時未脫軍人割據時期，張一氣雖坐上這把交椅，實際上他的政令所及，祇限於極小的區域而已。

廣西一統基礎奠定

軍政機構組織完竣，在南寧成立之後，省內人士觀感為之大變，李、黃在政治上的地位與聲望也自然增高了許多。眼看出自治軍內部的心理日漸動搖，必須趁此時機加速進擊，以促其瓦解；隨即決定第二步作戰計劃。將軍隊分為三路：左

路軍由白崇禧指揮夏煦蒼、何武、鍾祖培、韋肇隆等部，並與沈軍聯絡進攻柳州。這時陸、沈正在桂林相持，陸榮廷主力大部在桂林附近，柳州守兵不多，李、黃聯軍遂於八月十一日佔領柳州。師次柳城，偵悉陸系健將韓彰鳳率譚占榮、黃日高、鄧定邦等數千人，由桂、柳希圖襲取柳州，已到途中渡東泉附近；白崇禧乃停止西進，轉而向東迎擊。韓軍知聯軍回師，乃佔領上雷、大茂橋一帶陣地。因韓彰鳳為上雷附近人，既佔地利，又得人和，所部本極善戰，聯軍攻擊至為艱苦。最後，白崇禧親率衛士加入火線，始將其擊退，彼此傷亡皆大。韓軍雖敗，仍退集於大埔、沙浦之附近，據險固守，以待由慶遠方面來援的部隊到達，再行反攻。此時聯軍在柳州附近，處於前後受敵之形勢，不得已遂撤回柳州。

沈軍師長楊子德、旅長沈錫剛駐軍鹿寨附近，持觀望態度。一因沈軍對黃紹竑本無好感，此次因一時利害關係，聯合作戰，實欲收漁人之利，其次為沈軍對韓軍頗懷畏懼。韓、沈兩軍所部多為柳州人，皆有鄉土關係，不肯輕易破面。且沈軍志在佔領柳州，現柳州已為聯軍所有，大失所望。聯軍當時，以大敵當前，沈軍又居心叵測，形勢至為不利，故必須使沈軍積極參加作戰，方能化險為夷。故計劃首先使其知道韓軍已為聯軍所敗，以減除其畏懼心理。但正面通告，難以取信，白崇禧乃使彼此電話線接在一起，使他們從偷聽中得到實況，並且答應解決韓軍之後，以柳州歸其管轄。彼見有機可乘，有利可得，遂接受指揮，進兵中渡，向大埔、沙浦攻擊韓軍的側

翼，聯軍同時由正面猛烈進攻。韓部受創實重，乃向慶遠潰竄；聯軍跟蹤追擊，將其困於慶遠城，旋即攻破，俘獲甚多。陸氏為柳州、慶遠勢力，至是完全崩潰。

韓彰鳳治軍頗嚴，能與士兵同甘苦。民國九年，桂軍由肇慶撤退時，高級將領不脫離隊伍者，僅韓彰鳳一人。且沿途作戰，皆極盡力，各軍卒賴以安全退回梧州，及陸榮廷完全失敗，乃率殘部退入湘境，始終不肯投降改編，其在忠貞亮節的舊觀點上，是值得讚美的。民國十六年以後，韓彰鳳解甲為農，安貧守法，不因私怨而稍有越軌行動，公私分明，恩怨不苟，誠為舊軍人中之楷模。黃紹竑於民國三十三年路過沙浦，見其墓木已拱，追思往事，不勝景仰。

中路方面，由俞作柏率其所部討賊軍第一縱隊，及討賊軍第四縱隊蔡振雲等部，由武鳴出發，向那馬、都安進攻，肅清當地之敵後，再轉向果化恩隆，肅清右江之敵。這時，林俊廷及陸榮廷心腹健將陸福祥與蒙仁潛殘部四五百人，盤據都安、那馬一帶，常有乘隙窺伺南寧的企圖。右江方面，劉日福亦擁眾數千人，佔據百色，態度模稜不定。南寧為政治中心，右江為餉源要道，故必須將他們殲滅，以解除南寧的威脅，保護右江的餉源。八月初旬，俞指揮親率所部，向那馬進攻，陸福祥亦親臨督戰，憑險頑抗，戰事極為激烈，雙方傷亡，皆頗重大。後陸福祥腿部受傷，卒至潰敗。聯軍乘勢追擊，再戰於都安，又將其擊敗。林俊廷率殘部退都安以北貴州邊界一帶，聯軍乃捨而不追。陸福祥率殘部經果德渡過右

江逃鎮靖靖西，而隻身入安南，不復再出。聯軍尾追陸福祥，佔領右江沿岸的果化、隆安兩縣，轉向上游的恩隆進逼。劉日福見大勢已去，乃向定桂軍投誠。劉為人頗誠實，無野心，頗得百色一帶商民愛戴。黃亦不欲再向西深進，即將其收編，仍令其負右江一帶的治安責任。於是中路軍旋師南寧，右江軍事，遂告結束。

左路方面，由胡宗鐸指揮討賊軍呂煥炎所部，及定桂軍劉權中所部兩縱隊，溯左江而上，直搗龍州，並與進入右江方面的蔡振雲縱隊，取得密切聯絡。由果德鎮結向都安，以切斷其向靖西逃走的道路。這時，盤據龍州一帶的陸、譚殘部，爲譚浩清、譚浩澄所率領，二人都是前督軍譚浩明的昆弟，花花公子，全不知兵，而且暴戾殘忍。唐紹慧、甘尙賢、譚元翰等比較進步的人物，皆被他慘殺。在地方上更是任意妄爲，無惡不作，所以黃軍一到，除了崇善縣附近稍有戰鬥之外，皆望風逃竄，或投誠收編。兩譚皆隻身逃入安南，他們早在那裏備有退避之所。胡宗鐸遂於八月中旬，進駐龍州，右江軍事，至是亦告結束。當委胡爲邊防對訊督辦。這個名義是前清以來就有的。除督辦之外，並在重要的地方設對訊員，係專管廣西安南邊境人民往來之查驗與治安的責任，似國際警察的性質。

聯軍第二步的軍事行動，自五月間發動，至九月間全部結束。十月，陸榮廷在湘發表下野通電。在這短短的五個月中間，聯軍以八千多人的兵力，掃蕩三萬餘的優勢敵軍，雖然尚不能算根本的肅清，但已使其從此不能作有組織的抗拒。

這樣，便底定了廣西四分之三的土地（除桂柳平三屬外），奠定了廣西統一的基礎。這不能不歸功於政略、戰略的配合適宜；而兩軍在名目各殊系統各別的情形之下，能够精誠團結、同仇敵愾、戮力齊心、勇敢犧牲，是成功的最大因素，亦爲廣西統一一上的奇蹟。

陸榮廷在桂林既爲沈軍所困，南寧及左右兩江各地又爲聯軍所佔領，知事無可爲，乃二度下野，仍由湖南遠走滬上作寓公，以終其餘生。其所部除馬濟率領一部入湘之外，留桂者遂日漸解體，不復有組織之行動。

陸榮廷治桂的功過

陸榮廷之政治生命既告終結，他的生平事蹟，自有其時代的背景與價值。黃紹竑在當時，雖與其處於敵對地位，亦未嘗謾罵詆毀。陸榮廷主桂時期，雖談不上任何建設，而廣西人民却得到了八、九年的安定生活。其原因約有三端：

第一：人事行政問題。當民國元、二、三、四年間，全國統一局面，尙未打破，袁世凱的中央政權力量，尙能到達各省。除擁有兵權的督軍任免稍有顧慮外，各省省長（先稱巡按使）皆由中央任命，且定軍民分治之制，以防武人干涉行政，民國二、三、四年之廣西省長張鳴岐、王祖同兩人皆前清疆吏出身，對陸榮廷有部屬與舊誼關係，不致過分干涉其職權。張鳴岐在宣統元、二年間，對廣西銳意興革，已稍具規模。到他再度來廣西的時候，雖當鼎革之後，權力財力皆不能運用自如，然猶能維持現狀，不致逾越常軌。

即以縣知事的任用而論，對於資格與政績，均尙相當注意，並確定署理期間爲一年，期滿按成績之優劣，再定實授與否，仍循前清之舊例。民國五年後，省長爲李靜誠，此時中央權力，國家制度，已不是省長所能憑藉和運用，而但憑陸、譚個人之意志爲從違。最重要的縣知事任用，其署理期間，雖仍爲一年，但極少由署理而獲實授的。因他們都把縣知事一缺，作人事上應酬之工具；知事的任期愈短，更動愈快，則應酬之機會亦愈多（這在當時，固不免引起多少的物議，然猶有一年的確定時間，較之以後的一年數換者，又勝一籌矣）。黃紹竑在當時，聽到一般當過縣知事的談論，多認爲這是上官予他們生活的調劑，而不是做事的機會。的確，在一年的時間裏面，一縣長官是不能有什麼成績做出來的。所以黃紹竑主張縣官要久任，但也要有個任期，到期嚴予考績，以決定其連任與否。此即古人所謂：「三載考績」之意。

第二：金融貨幣問題。廣西原無本省鑄造的貨幣，以前社會上所流通者，都是廣東所鑄的毫洋。陸榮廷時期創辦的廣西銀行（清官錢局所改組者），曾發行一元、五元的紙幣。當時信用頗爲堅固，不但在桂境內通行，而且隨着他們軍事勢力流通到廣東、湖南。廣西原爲貧窮省份，清代皆向廣東協餉，財政始能維持。民國以後，協餉來源斷絕，省內支出固賴銀行紙幣以爲補助，即陸榮廷的入粵援湘，亦全賴紙幣的運用。民國十年的冬季，陸榮廷勢力崩潰，廣西銀行發行的紙幣，即隨而破產。後來粵軍在桂，曾發行軍用

鈔票，亦因粵軍勢力動搖而不能通用。最後沈鴻英、林俊廷相繼發行軍用票，同因軍事失敗而失其價值。人民痛遭損失，對於紙幣毫無信用，相反的，對於硬幣信用日好，於是各方皆減少成色，私鑄銀毫。初則廣西偽毫與廣東銀毫價格相去頗遠，繼則廣東偽毫亦充斥市面，商民無法辨別，於是相率拒用。此為廣西金融混亂時期。陸榮廷在民國十年以後，雖屢次對外用兵，而廣西人民的負擔，並不加重，頗為人民所懷念。陸榮廷歿後，章太炎替他作傳，有「不加稅而費用足」之語，即是指陸榮廷發行紙幣之功。然而民國十年後，紙幣破產之損失，則為桂人重大之負擔，陸仍不能不負大部份的責任。

第三：地方治安問題。廣西素稱多匪之區，但在民國十年以前，全省人民皆能安居樂業，並不是當局對於地方治安有何賢明的設施。最大原因，還在收撫土匪。民國五年以後，陸榮廷勢力正向外發展，其兵源之補充，除招募無業壯丁之外，即為收撫土匪，編成軍隊，而開出省外。因而省內受土匪騷擾較少。然而為匪者，並不以為匪為可恥，亦不以法為可畏，反而視此為進身之「終南捷徑」。民國十年以後，此種份子隨陸榮廷之失敗而重回廣西，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」仍舊在廣西各地幹他本來的勾當。自民國十年至十四年，所謂自治軍者，無非是此輩藉自治名目，為害地方的行動。李、黃之統一革新運動，即完全以他們為對象，艱辛剝辦。一直到民國十五年，才將其肅清。不特地方得以安全，而社會觀念亦賴以糾正。

以上所述，人事行政、貨幣金融及地方自治三項，為陸榮廷政治方面頗足稱道的成績，而比較有利於地方者，但皆僅為一時的，而非永久的。同時利之所在，弊亦隨之，為功為過，難以評定。

沈鴻英部最後一戰

自陸榮廷再度下野，桂林、柳州、平樂各地遂盡為沈鴻英軍所佔；陸榮廷殘部，亦多為其吸收，勢力日益強大。沈鴻英與黃紹竑勢不兩立，而且梧州為廣西全省經濟中心，民國十二年為黃紹竑襲取，舊恨時刻不能忘懷，此時見黃紹竑軍西越南寧，認為此乃奪回梧州的最好機會，乃秘密將軍隊分向賀縣及柳州、蒙山三處集中。賀縣一路，出信都攻擊梧州，由其子沈榮光指揮。柳州一路，出武宣攻擊潯州，由鄧瑞徵、鄧右文指揮。蒙山一路，出潯江截擊平南、藤縣水道，由陸雲高、陳春光指揮。黃紹竑等對於沈軍的計劃，早在意料之中，而其軍隊之行動，亦不斷得有報告，使用最敏捷之戰術，攻佔南寧，肅清左右兩江。除以一小部分駐守南寧及各要點外，其餘主力，皆調回梧州潯州。蓋早料沈軍必有此一着險棋，而預為佈置。

自民國十三年九月間，陸榮廷在湖南通電下野，軍事暫告結束，黃紹竑等的聲勢甚為各方所注意，各方面都派代表聯絡。黃紹竑等也不得不和他們敷衍。在當時是不得不如此。因為討賊、定桂兩軍的名目不同，聯軍總指揮部的組織亦是權宜的辦法，特別引起廣東方面許多謠言與誤會。

十一月間，胡漢民、許汝為兩人，曾電邀黃紹竑同李宗仁赴廣州商洽，由黃紹竑代表前往。同時，大本營方面，對於李、黃的發展，極表欣慰，並希望在革命政府下統一起來，將聯軍總指揮部及定桂軍、討賊軍的名義取消，由大本營另給名義，以示統一。商量的結果，委李宗仁為廣西全省綏靖督辦，黃紹竑為會辦，白崇禧為參謀長、李宗仁兼廣西第一軍軍長，參謀長為黃旭初。黃紹竑兼第二軍軍長，參謀長為白崇禧。於十二月一日在南寧宣誓就職，隨即將以前定桂軍的隊伍，改為第一軍，以前討賊軍的隊伍，改為第二軍。一幕梁山泊式的趣劇，就此改易面目，另換一新局面。而真正實力，每軍不過七、八千人。

李、黃兩軍的兵力，合計起來，還不及沈鴻英軍的半數，如果要和沈軍開火，獲勝的機會少。這時粵軍第一師，尚有一部留駐梧州，沈軍若將黃紹竑軍擊敗，粵軍亦難立足，並且影響廣東甚大。黃紹竑乃商准李任潮增援，共同出兵。以粵軍第一師第二旅及黃紹竑第二軍夏煦蒼所部為右路軍，向賀縣、八步之敵攻擊，由陳伯南擔任指揮。第一軍主力及第二軍呂煥炎所部，為左路軍，向武宣、柳州之敵攻擊，由李石愚擔任指揮。第二軍俞作柏、黃超武等部為中路軍，向蒙山之敵攻擊，由前作柏擔任指揮。李宗仁、白崇禧皆親赴潯州指揮中左兩路，黃紹竑則率領其餘部隊擔任各路策應。沈軍對黃紹竑仇恨既深，苦力亦久，來勢至為兇猛。而黃紹竑軍將士，都知此役為生死存亡關鍵所繫，無不勇敢奮鬥。在幾度艱苦危難之情勢下，卒將各路沈軍擊敗，節節進展。

右路軍方面，佔賀縣、八步之後，隨向平樂進攻。中路軍佔領蒙山後，隨向荔浦進攻。沈軍希圖在荔浦附近，再作抵抗，黃紹竑中右兩路會合，將其擊敗，沈軍遂向桂林方面潰退。粵軍第一師抵達平樂後，即班師回梧州。

左路軍自武宣附近激戰後，續向石龍柳州城追擊，沈軍因主將鄧右文陣亡，兵無鬥志，便放棄柳州，分向桂林及長安方面潰退。黃紹竑乃重新部署，以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，率第二軍之主力及第一軍之一部，向桂林攻擊，在桂林城附近，復將沈擊敗，乘機佔領桂林城，沈鴻英乃率殘部向全州湖南邊境潰退。李、黃為徹底解決起見

，由白崇禧率兵直追至湖南境內之城步附近，再將其擊散，沈鴻英僅率其少數親信逃入湖南，投依吳佩孚。這一階段完全由白崇禧負責，中間經過不少的艱苦鬥爭，黃紹竑未親自參加。李、黃另以李石愚率領一部追擊向長安逃竄的沈軍，直到貴州邊境。自此以後，沈鴻英在廣西之勢力，亦繼陸榮廷宣告終結。

當李、黃與沈軍正在激戰的時候，南寧一帶自治軍林俊廷等殘部，由都安、武鳴方面向南寧迫近。守軍伍展空所部，人數無多，竟遭圍困。當時與沈軍相持甚苦，勝負未決，不能抽兵前往增援，祇好令其固守待援。迨各路已獲勝利，黃

紹竑乃親率徐啓明、何正明兩部乘船到貴縣，由陸路向賓陽、南寧前進。林俊廷知援兵將到，即行退去。黃紹竑回到南寧，大約是民國十四年二月下旬，不久，又回梧州，因桂、柳方面的軍事尚未結束。

對沈鴻英的戰事，發生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下旬，李、黃一貫採取主動攻擊，所以很快就將其擊敗。二月中旬，沈鴻英的主力已完全崩潰。雖然殘部還待肅清，但已無大礙，李、黃所以要迅速作戰，原因是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、更大的戰役緊隨在後，不容稍有猶豫。這敵人，就是唐繼堯及其派入廣西的滇軍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詩壇

偶成

江兆申

數徧千林有一氣，荒雞唱徹五更寒。
問君此日誰能象，舌海嗟峨聽聚瀾。

和前題

葛正仕

雲壑幽深石上竈，山禽棲息不知寒。
人來問卜知何似，舌本如翻法海瀾。

再疊前韻

江兆申

霜竹隨風掃石竈，青氈坐擁九秋寒。
搏沙在水曇花散，拍岸微聞響夜瀾。

春寒

周吉南

詩怯春寒不肯來，櫻花笑容老無才。

壇

上元燈火蓬山裏，已鳴金吾百禁開。
劍重身輕病起初，眼生不識舊時書。

紛紛綠竹隨風遠，燈市神龍正化魚。
次韻孫亢會丈寄懷 香港·陳湛銓

龍蝦窩聚各浮沉，誰入波報問此心。
崖岸傾欹遮起勢，雷風衝激鬥狂吟。

茶香惹恨才無賴，劍氣侵星寇又深。
欲乞雲間針線手，縮將河嶽繡吾襟。

市朝官貴逐時新，坐怯千車萬馬塵。
漸識國情思更苦，偶尋春夢醒疑真。

儒疏於事天方蹶，我獨喜公官亦貧。

羅尚主編

認字癡城都遠引，近來只有一燈親。

感恩節雅集

洛杉磯·孫克寬

神恩昭萬古，樂土庇千家。此日中原客，當年五月花。相看都老物，一夢了生涯。且喜詩盟永，聯吟度歲華。

澳洲章自競贈詩次韻奉酬

洛杉磯·蕭一葦

陽春一曲破空來，健筆凌雲識大才。
海上移情誰嗣響，江東獨步敢追陪。
飄然高舉遼天鶴，卓爾孤芳度嶺梅。
仰望風儀勞夢想，何時相見喜眉開。